

走进小巴旺村

陈 果

逐梦

走进美丽乡村

我们被小巴旺村党支部书记降初拉姆的笑声打动的最开始，是在距小巴旺村两公里远的聂拉村。降初拉姆的笑容明朗，爽直，如亮如日光穿透薄云。

四川省丹巴县甲居镇，盛夏时节，旅游业比天气还要火热。我们走进丹巴县，却不为避暑，不为旅游，只为一探究竟，一棵“产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大树，如何在这里开花结果。

聂拉村党支部书记格西带着我们看千年拐子树下开业在即的民宿群落，看层层错落的果园、菜园，看正在进行装点的村道旁的嘉绒藏寨。格西说，我们的“美人脆”苹果颜值高，完全不愁卖。降初拉姆的话无缝衔接，我们村的脆红李、青莴笋、洋芋，也是还在地头就被抢购一空。说完就是一阵爽朗的笑声。格西说，我们引进网红达人搞民宿，对方左手是资金，右手是客源，真是一举两得。降初拉姆也有话说，表面看抄了你们聂拉村的“作业”，其实我们小巴旺村的“本子”上有不少新东西。说完，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得知我们下一站要去小巴旺村，降初拉姆不请自来，来到聂拉村迎接我们。

在聂拉村参观结束后，我们跟着降初拉姆来到小巴旺村村口，一行人下了车，缓步向村子里走去。村道两旁，苹果树、李子树、石榴树或排成行，一棵比一棵精神。石榴花开得正艳，和浮漾在降初拉姆脸上的自信笑容互为映照。降初拉姆说，小巴旺村土地少，不少壮劳力在外找活干。2017年，村里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选种、传授技术、销售，一条龙为社员服务。如今家家加入进来，一户没落下，亩产值保持在两三万元。

两三万元？同行者感到吃惊，我也很好奇。降初拉姆为我们算起账来。小巴旺村地肥日照好，年底种洋芋，垄沟栽莴笋。开了年，莴笋、洋芋刚收完，玉米种子又下了地。9月、10月收玉米、茼蒿、菠菜、圆根，不给土地空闲。别的地方一年两季收成，这儿一年四季，季季有收成。每季种什么，听市场的。就说洋芋吧，前些年引种的脱毒洋芋，平均每个一斤重，大的两斤，亩产少说三千斤。今年引进口感更好的“沃土5号”，上

门收购的客商络绎不绝。“红富士”“美人脆”苹果，还有桃子、李子，品质优良，不愁销路。

谈笑间到了一幢民宿前，降初拉姆说，我们的旅游合作社也是引进外来资金，与村民合作打造。主人扎西邀我们进屋参观，一处融合了传统与现代、民族风情与田园风格的居住空间，在眼前渐次展开。我最感兴趣的是看似简约清爽实则匠心独具的星空房，听房主人说，这里一年不下三百天能看到星空，而“挂”在小巴旺村上方的星星，比树上的果实还繁多。

问起“作业本”上的“新东西”，降初拉姆说，聂拉村发展民宿在前，他们有的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有的，好多地方也没有。比如我们经常举办篝火晚会，村里家家有人参加。点燃篝火的是客人，这个体验，也是“独一无二”。这让我想起她半路上讲起的另一个拴心留人小妙招：下一步，小巴旺村会把二维码贴到果树上，客人看上哪颗摘哪颗，顺手打个赏，方便也新鲜。

正感慨一个人的年轻，不在年龄而在思维，扎西亮开了嗓门说，十年前，全村人均年收入两千四百多元，去年达到两万七千多元，这里面少不了降初拉姆书记的功劳。再说我们旅游合作社，书记坚持品质优先。说好人伙人收入的百分之二上交集体，她却规定自己要拿百分之二十出来。

我忍不住问道：书记为啥和钱过不去？降初拉姆爽朗地笑，我是为自己佩戴党员徽章时手不抖，号召大伙“向我看齐”时心不虚！

还有行程在前方等候，同行者恋恋不舍上了车，把一片点赞声和挪不开步的我留了下来。我的兴奋点，其实也是他们的：小村巨变背后有怎样的故事，降初拉姆自信的笑声从何而来？

降初拉姆讲起往事。她家两口子都是勤快人，丈夫在大河对面的矿上打工，家里的她，整天忙农活。可家里还只是勉强温饱。

在县城做蔬菜生意的姑姑同情降初拉姆和她先天残疾的儿子，叫她过去帮忙。边干边琢磨，降初拉姆逐渐起了“单飞”的心思。“自立门户”，汽车、门面、流动资金，一样都不能少。降初拉姆找到表姐借钱。表姐说，不是我卖穷，整个小巴旺村就没几户能拿出这笔钱。地里除了玉米就是洋芋，人吃都不够，哪里来的钱？

表姐给降初拉姆出了个主意。村民

可以向信用社申请贷款，每户额度五千元。五千元成不了什么事，但是一户五千，四十户就是二十万，只要大家肯帮忙，照样可以“单飞”。

按表姐的办法干，降初拉姆果然筹到了钱。越往前飞越宽，后来，在丹巴县的蔬菜经营者当中，降初拉姆也算得上一个角色了。她在县城省城都买了房，还买了小汽车。降初拉姆的志向变大了，她的目光，比翅膀飞得远。恰恰表姐这时来电话，村委会马上就要换届，你不回来参与？

起先，降初拉姆有些踌躇。隔着十公里，表姐给她上了一课：别忘了，如果不是当年大家出手，你也没有今天。如今你倒是过得风光，左邻右舍呢，一说到“钱”字，腰比豆腐软。穷日子你也不是没想过，拉大家一把，说明你没忘本。

本当然没忘，可小巴旺村巴掌大，能闹出多大动静？

好歹是让表姐说动了心，降初拉姆回来后，当选了村委会主任。正赶上通村道路改造，征地的任务落到她头上。有人半夜打电话，说她“恩将仇报”——当年帮你贷款，我二话没说；如今占我的地，你油盐不进。降初拉姆委屈的眼泪刚流完，眼眶又因为更登拉姆老人的哭声打湿了。老人的工作原本是做通了的，但是眼看着十多棵白杨树倒伏在地，心里一疼，起了哭声。降初拉姆一户一户赔不是，说好话、讲道理，一尺一尺把路拉长。更登拉姆的家离村道几十米，降初拉姆想办法把水泥路修到她的家门口。另外那些被占了地的，她也尽量不让人家吃亏。

修路只是开了个头，脱贫攻坚中，村里有十三户贫困户，十三名党员一对一帮扶。降初拉姆结对的降初格玛身体不好，住的房子十分老旧，旁边就是滑坡体。通过易地搬迁解决安居问题后，降初格玛的小儿子决心把日子过旺。降初拉姆趁热打铁，为他找寻到务工机会。

脱贫摘帽只是起点不是终点，为了让村民收入再上层楼，降初拉姆要“下一盘大棋”。地里挖不出“金娃娃”，那是种子没埋对。蔬菜水果就是小巴旺村的“财神爷”，降初拉姆相信自己的眼光。临到种下，先答应应试一试的村民

却都变了卦：除了老品种的玉米洋芋，这方水土就没种出过别的品种。强扭的瓜不甜，生拉活扯来的藤和苗，多半水土不服。

降初拉姆找到村文书向正琼，请她带个头。向正琼有点犯怵：“误一季庄稼事小，我怕种了一地‘草’，别人看笑话。”降初拉姆盯着她问：“知道小巴旺村为啥日子过不旺？就是前怕狼后怕虎。我下面的话，你先录个音——要是失败了，损失算我的；你就放手去干，我看谁敢笑话你！”

洋芋、二荆条、西红柿、菠菜……向正琼一筐一筐往十公里外的县城送。年底一算账，向正琼吓了一跳：种植蔬菜的收入，是原来的八九倍！

有一个芽头冒出土，一片地就会变绿。再不用降初拉姆多说话，小巴旺村的地，再没一寸空闲。

2020年底，村“两委”换届，降初拉姆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她表示要继续为大家服务。她承诺，大家一票一票把我选出来，我一定要让小巴旺村大变样，让小巴旺村的人走出去，不比别人矮一头。

心稳下来，在县城住了十多年的降初拉姆重新把根扎到了村里。贯穿全镇的旅游环线正在打造，小巴旺村很快就会人气爆棚，降初拉姆深信不疑。五年后，小巴旺乡村旅游的文章做成什么样，她的心中已经有了“底稿”：村道更宽了，步行道建好了，玫瑰园成片了，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村了，远道而来的客人络绎不绝……

离开小巴旺村时，皓月当空，星汉灿烂。远处的碉楼，近处的藏房，不远不近处的树木，全都被柔和的月光勾勒出了迷人的线条。我想起刚刚作别的降初拉姆，想起她明朗爽直的笑。她把根深深扎在大山里，为乡亲们的好日子辛勤奔忙着……

图①为丹巴县甲居镇乡村风光。

降初拉姆摄

图②为降初拉姆(右)和村民一起采摘青晚李。

钟兴建摄

版式设计：沈亦伶

夏日里的诗篇

赵 斌

终于去了心念已久的坚固村。

“以古为新，朴素中铺陈着精致的美。”坚固村的一则宣传短片如是说。位于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的坚固村，与我熟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村并不相同。这里既保留了乡居的温暖质朴，又增添了文艺的质感，深深吸引着久居城市里的我。

周末闲暇，便与爱人带着一家老小驱车探访。山上浓荫蔽日，粗壮的古树沿山坡铺开，绕过蜿蜒的山路，在路边葱茏树荫的庇护下，我们来到了槟榔山谷间的一处幽静村落。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白墙黛瓦上画满了颇具黎苗风情的各式彩绘。漫步于悠长的青石巷陌，细细欣赏画有采摘药草、织绣黎锦、烹煮鱼茶、起舞欢歌等内容的田园画作，仿佛在时光中穿梭。低调的民宿古宅与明艳的版画艺术交相辉映，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诗情画意，造就了坚固村独一无二的魅力。椰子树

下、芭蕉丛中，斑驳的灰泥墙面诉说着岁月的过往，印有“版画”字样的碉楼历经岁月洗礼而变得沧桑。

一旁的版画工作室倚楼而建，未上锁的门栓似乎预知了将有游客来访。工作室的主人林开耀是一位版画艺术家，退休后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将版画艺术发扬光大，村中的版画文化氛围就此应运而生。工作室成立以来，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参观体验，美术爱好者更是络绎不绝，有些甚至成为驻村艺术家，扎根在坚固村创作写生。

画室中的大幅作品，呈现编织黎锦的场景，红色、黑色与明黄色的色彩搭配，给予观者强烈的视觉冲击。我们不敢喧哗，驻足欣赏，生怕惊扰了这一方宁静。

村中杨桃、棕榈、大叶榕等热带树木亭亭如盖，掩映着一间间围屋，绿意盎然中透着寂静。顺着泉水潺潺，掠过路边竞相开放的蔷薇月季，忽然寻得一隅“隐

匿桃源”。那是村民们利用闲置民房改造成的咖啡屋和村史馆。咖啡屋名为“牛栏”，曾作围栏养牛之用。屋内并无过多装饰，瓶罐器具摆放得错落有致，日光涂抹老旧的内壁窗洞，烛火笼罩伫立的书架桌椅，身处其中别有一番风味。耳边刚响起店主主人热情欣喜的吆喝，又瞥见她匆忙踏入一片碧草地的身影，待拾得几株鲜嫩的绿叶，进而清洗、碾磨、打碎……

“这段时间许多外地游客过来打卡，都夸比起大城市那些华丽的咖啡厅，我这小山村里的牛栏咖啡馆更有特色。”店主人名叫晓葵，她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开心地跟我们聊天，“你们可能想不到，三年前的坚固村，就是个‘空壳村’，卫生条件也不好。这不，政府部门有好办法，发挥坚固村的特色，带着我们发展乡村旅游，不但村里变美了，大家还增收致富了。”

顷刻，热气腾腾的斑斓糍粑出炉，香

甜松软，清爽可口。本地新兴种植的斑斓草是制作糍粑的必备食材，加之手工研磨、恰到好处的火候，使糕点保留了植物的自然香味。斑斓糍粑裹上炼乳，搭配一杯新煮咖啡，院落间顿时香气四溢，馥郁芬芳。

村史馆又称乡愁馆，这座面积约为一百平方米的袖珍博物馆，坐落在绿树相拥、田舍相望的农家院内，陈列着布满岁月痕迹的农耕用具、生活器皿和传统服饰等老物件。看似简朴的藤竹编织、棉纺绸缎、竹木乐器等手工艺制品，实则传承着“黎族传统棉纺织染绣技艺”“黎族竹木器乐”等非遗技艺。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稚童与幼猫嬉戏玩闹，农妇喂哺放养的野鸭，狗吠声夹杂着鸡鸣，空气中弥漫着儿时熟悉的泥土味，瓜果欣欣然挂在枝蔓间，还有一望无际铺向远方的沃野，一起构成了夏日里迷人的诗篇。



我与一座城

马毅杰

古尧都 新临汾

地处晋南的临汾城，古称平阳，是“三皇五帝”之一尧的定都之地。

时光在流淌，经过几千年岁月的洗礼，这座古老的城，从历史的长河中款款走来。

打小生长在吕梁山深处的我，常听大人们说起这座古老的城，那时是多么想“下”临汾，去好好看看。可一个“下”字，道出的是山高路远的难与险，别说毛头小孩了，就是大人们也没几个去过。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可算盼来了“下”临汾的机会。

那天，我和几个伙伴搭了辆老旧的敞篷卡车，在绵亘蜿蜒的大山里灰头土脸颠簸了整整一天，入夜，终于来到这座五光十色的城。夜幕中，我们徒步穿过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几条街道，又兴奋又紧张地东张西望，最后来到解放路的一个旅馆住宿。我们这次来是参加临汾地区中小学乒乓球比赛的。从没住过楼房的山里娃，一下子登上旅馆的最高层，那份新奇和激动啊！趴在窗户上兴致勃勃地往下看，往远处望，隐在夜色中的临汾城，就像一座神秘梦幻的迷宫，吸引着我们望了很久很久，直到更深夜静，路灯昏暗，街道上完全不见了车辆和行人，我们这才倒头睡去。

比赛间隙，我们得空在临汾城转悠：到动物园看猴子，到火车站看火车，到红卫路逛商场，特别是看到各条街道两旁那一排排柿子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果实，压弯枝头，煞是馋人，让我记住了这座城的另一个称谓“花果城”。

之后几年，缘于临汾举办的大小比赛，我几乎每年都有幸亲近这座城：望“半截子插到里头”的鼓楼，瞭望无际的汾河水远去，看山里看不到的电影，听唱腔激昂的蒲剧，吃羊肉臊子饸饹面。临汾，成为我心中最爱的城。对临汾的爱，一直延续着，以至于十年之后考大学，我也不曾仰慕远方，而就想考取这座城里心仪已久的大学——山西师大。上学如同回家，熟门熟路，惬意自得。

在大学里，聆听老师们讲述临汾城的厚重历史、灿烂文化，我随时可以零距离触摸到它的根脉，更对这座城肃然起敬。从“尧治平阳，统天下四方”到“刘邦平阳封侯”……这座城常与华夏波澜壮阔的历史紧密相连。从这里走出了大汉将军卫青、霍去病，隋唐名将柴绍，北宋教育家孙复等风云人物。雕版印刷在这里盛行，诞生于此的《平水韵》流行天下，威风锣鼓威震四方……这座城，怎能不让莘莘学子神摇目夺，被深深牵引？

大学毕业，我虽恋恋不舍离开了这座城，但每年总会兴致盎然地回来，或因公差，或为私事，见证着临汾城日新月异的变化。

作为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临汾城也曾经经历过环境污染的困扰，但

通过对污染企业、散煤等重点污染源的综合治理和生态城市建设，蓝天碧水、杨柳依依、空气清新、花香鸟语成为这座城的主基调。

回到这座城，我总是喜欢坐公交车在市区转转，直观感受这座城近年来“提档升级”后的变化：拓宽改造后的鼓楼南北大街，既古朴典雅，又青春洋溢；彩虹桥、脸谱桥、锣鼓桥等多座各具特色的桥梁，仿若给这座城插上腾飞的翅膀；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铁、航空形成立体交通，便捷了与各地的往来；云商产业园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智慧物流、现代商贸的快捷通达，让这座城更具活力与魅力。

来到这座城，我最喜欢站在巍然屹立的“华门”之上眺望，波光粼粼的汾河，从城西穿流而过，让我想到了古人“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的诗句；再看依傍在汾河之畔，以“日月相抱”为设计造型的博物馆，和以“平阳书简”为形象的图书馆，珠联璧合，彰显着这座古城历史与文化的深厚积淀。

那天清晨，去滨河公园散步，与一位刚打完太极拳的老者聊天。他欣慰地说，别以为临汾只是座小城，幸福指数高着呢！就拿可供市民享用的大型公园来说，有汾河公园、古城公园、尧都公园、九州广场等，可真不少。这还不算，小巧典雅的“口袋公园”随处可见，就像家家都有了“后花园”，都有了户外“会客厅”，抬脚即到，它让这座城家的味道更浓郁了！

多年来，亲友们大都选择了在这座城工作、生活，离退休后的父母，也跟随儿女在这座城养老。几年前，我的儿子也从外地回到这座城，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和业。于是，这座城，更成为我牵挂最多的地方，也是我常回的家……



大地